

品读水浒

原著 施耐庵 品读 金圣叹

主编·杜京

中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水滸傳

金圣叹评

【第叁伍回】

梁山泊吴用举戴宗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



【回前评】

一部书中写一百七人最易，写宋江最难，故读此一部书者，亦读一百七人传最易，读宋江传最难也。盖此书写一百七人处，皆直笔也，好即真好，劣即真劣。若写宋江则不然，骤读之而全好，再读之而好劣相半，又再读之而好不胜劣，又卒读之而全劣无好矣。夫读宋江一传，而至于再，而至于又再，而至于又卒，而诚有以知其全劣无好，可不谓之善读书人哉！然吾又谓由全好之宋江而读至于全劣也犹易，由全劣之宋江而写至于全好也实难。乃今读其传，迹其言行，抑何寸寸而求之，莫不宛然忠信笃敬君子也？篇则无累于篇耳，节则无累于节耳，句则无累于句耳，字则无累于字耳。虽然，诚如是者，岂将以宋江真遂为仁人孝子之徒哉！《史》不然乎？记汉武初未尝有一字累汉武也，然而后之读者莫不洞然明汉武之非，是则是褒贬固在笔墨之外也。呜呼！稗官亦与正史同法，岂易作哉，岂易作哉！

话说当时宋太公掇个梯子上墙来看时，只见火把丛中约有一百余人。当头两个，便是郢城县新参的都头，却是弟兄两个，一个叫做赵能，一个叫做赵得。两个便叫道：“宋太公，你若是晓事的，便把儿子宋江献将出来，我们自将就他。若是不教他出官时，和你这老子一发捉了去！”宋太公道：“宋江几时回来？”赵能道：“你便休胡说！有人在村口见他从小社长家店里吃了酒归来，亦有人跟到这里。添一句，好。你如何赖得过？”宋江在梯子边说道：“父亲，你和他论甚口！孩儿便挺身出官也不妨，县里府上都有相识，况已经赦宥的事了，必当减罪。求告这厮们做甚么？赵家那厮是个刁徒，如今暴得做个都头，知道甚么义理！”“暴”字妙，骂世不尺。他又和孩儿没人情，空自求他。”宋太公哭道：“是我苦了孩儿！”宋江道：“父亲休烦恼，官司见了，到是有幸。明日孩儿躲在江湖上，撞了一班儿杀人放火的弟兄们，打在网里，如何能够见父亲面？于清风山收罗花荣、秦明、黄信、吕方、郭盛及燕顺等三人，纷纷入水泊者，复是何人？方得死父赚转，便将生死热嘴。作者正深写宋江权诈，乃至忍于欺其至亲。而自来读者皆叹宋江忠孝，真不善读书人也！便断配在他州外府，也须有程限，日后归来，

也得早晚伏侍父亲终身。”宋太公道：“既是孩儿恁的说时，我自来上下使用，买个好去处。”宋江便上梯来叫道：“你们且不要闹，我的罪犯今已赦宥，定是不死。且请二位都头进敝庄少叙三杯，明日一同见官。”赵能道：“你休使见识赚我入来！”丑。宋江道：“我如何连累父亲、兄弟？你们只顾进家里来。”宋江便下梯子来，开了庄门，请两个都头到庄里堂上坐下，连夜杀鸡宰鹅，置酒相待。那一百士兵人等，都与酒食管待，送些钱物之类。取二十两花银，把来送与两位都头做“好看钱”。只三个字，便胜过一篇钱神论。人之所以必要钱者，以钱能使人好看也。人以钱为命，而亦有时以钱与人者，既要好看，便不复顾钱也。乃世又有守钱成窖，而不要好看者，斯又一类也矣。

当夜两个都头就在庄上歇了。次早五更，同到县前。等待天明解到县里来时，知县才出升堂。只见都头赵能、赵得押解宋江出官。知县时文彬见了大喜，责令宋江供状。当下宋江一笔供招：“不合于前年秋间典贖到阎婆惜为妾。为因不良，一时恃酒争论斗殴，致被误杀身死，一向避罪在逃。今蒙缉捕到官，取勘前情，所供甘罪无词。”知县看罢，且叫收禁牢里监候。满县人见说拿得宋江，谁不爱惜他？都替他去知县处告说讨饶，备说宋江平日的

好处。知县自心里也有八分开豁他，数语皆为迭配作地，不重在写宋江生平。当时依准了供状，免上长枷手杻，只散禁在牢里。宋太公自来买上告下，使用钱帛。那时阎婆已自身故了半年，没了苦主，这张三又没了粉头，不来做甚冤家。无笔不到。若非此二语，便将必入宋江死罪，瘦死郓城狱耶。算来不如放他迭配出去，再生出事来，使读者欢喜。故当省即省，乃文家妙诀也。县里叠成文案，待六十日限满，结解上济州听断。本州府尹看了申解情由，赦前恩宥之事，已成减罪，把宋江脊杖二十，刺配江州牢城。本州官吏亦有认得宋江的，一句。更兼他又有钱帛使用，二句。名唤做断杖刺配，又无苦主执证，三句。众人维持下来，都不甚深重。当厅带上行枷，押了一道牒文，差两个防送公人，无非是张千、李万。三字妙。可见一部书皆从才子文心捏造而出，愚夫则必谓真有其事。当下两个公人领了公文，监押宋江到州衙前。

宋江的父亲宋太公同兄弟宋清都在那里等候，置酒管待两个公人，赍发了些银两。教宋江换了衣服，打拴了包裹，穿上麻鞋。宋太公唤宋江到僻静处叮嘱道：“我知江州是个好地面，鱼米之乡，特地使钱买将那里去。你可宽心守耐，我自使四郎来望你。固少不得。盘缠有便人常常寄来。你如今此去，正从梁山泊过，倘或他们下山来劫夺你入伙，切不可依随他，教人骂做不忠不孝。此一节，牢记于心。屡申此言，深表宋江不孝之子，不肯终受厥考之教也。观其前聚清风山，后吟浔阳楼，当信此言不谬。孩儿，路上慢慢地去。天可怜见，早得回来，父子团圆，兄弟完聚！”宋江洒泪拜辞了父亲，洒泪。兄弟宋清送一程路。宋江临别时嘱咐兄弟道：“我此去不要你们忧心。只有父亲年纪高大，我又累被官司缠扰，背井离乡而去。兄弟，你早晚只在家侍奉，休要为我到江州来，弃掷父亲，无人看顾。太公许四郎来，此是人情文情，两所必至。然于后文，来则费笔，不来又疑漏笔，不如便于此处，随手放倒，省却无数心机也。我自江湖上相识多，见的那一个不相助？盘缠自有对付处。天若见怜，有一日归来也。”宋清洒泪拜辞了，父前子洒泪，兄

前弟洒泪，写得秩秩然。自回家中去侍奉父亲宋太公，不在话下。

只说宋江和两个公人上路。那张千、李万已得了宋江银两，又因他是个好汉，因此于路上只是伏侍宋江。三个人上路行了一日，到晚投客店安歇了；打火做些饭吃，又买些酒肉请两个公人。宋江对他说道：“实不瞒你两个说，我们今日此去正从梁山泊边过。山寨上有几个好汉，闻我的名字，怕他下山来夺我，枉惊了你们。我和你两个明日早起些，只拣小路里过去，宁可多走几里不妨。”两个公人道：“押司，你不说，俺们如何得知？我等自认得小路过去，定不得撞着他们。”当夜计议定了。

次日，起个五更来打火。两个公人和宋江离了客店，只从小路里走。约莫也走了三十里路，只见前面山坡背后转出一伙人来。宋江看了，只叫得苦。四字两写，击应为奇。来的不是别人，为头的好汉正是赤发鬼刘唐，全泊头领分路等候，而撞着宋江独是刘唐者，言刘唐则众人见，言他人则刘唐不见，此固史氏之法也。将领着三五十人，便来杀那两个公人。这张千、李万唬做一堆儿跪在地下。宋江叫道：“兄弟！你要杀谁？”刘唐道：“哥哥，不杀了这两个男女，等甚么！”宋江道：“不要你污了手，把刀来我杀便了。”笔墨狡狴，令人莫测其故。两个人只叫得苦。与上击应。刘唐把刀递与宋江，妙。宋江接过，妙。此等处，写出宋江权术。问刘唐道：“你杀公人何意？”刘唐答道：“奉山上哥哥将令，特使人打听得哥哥吃官司，直要来郓城县劫牢，却知道哥哥不曾在牢里，不曾受苦。今番打听得断配江州，只怕路上错了路头，教大小头领分付去四路等候，迎接哥哥，补文中之所无。便请上山。这两个公人不杀了如何？”宋江道：“这个不是你们弟兄抬举宋江，倒要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。其言甚正，然作者特书之于清风起行之后，吟反诗之前，殆所以深明宋江之权诈耶？若是如此来挟我，只是逼宋江性命，我自不如死了！”把刀望喉下自刎。看他假，此其所以为宋江也。直意原本忠孝，是宋江好处。处处以权诈行其忠孝，是宋

江不好处。刘唐慌忙攀住胳膊道：“哥哥，且慢慢地商量！”就手里夺了刀。自刎之假，不如夺刀之真。然真者终为小卒，假者终为大王。世事如此，何可胜叹！宋江道：“你弟兄们若是可怜见宋江时，容我去江州牢城，听候限满回来，那时却待与你们相会。”刘唐道：“哥哥这话，小弟不敢主张。是。前面大路上有军师吴学究同花知寨在那里专等，迎迓哥哥，二人迎。容小弟着小校请来商议。”宋江道：“我只是这句话，由你们怎地商量。”

小喽啰去报不多时，只见吴用、花荣两骑马在前，后面数十骑马跟着，飞到面前。下马叙礼罢，花荣便道：“如何不与兄长开了枷？”花荣真。宋江道：“贤弟，是甚么话！此是国家法度，如何敢擅动！”宋江假。于知己兄弟面前偏说此话，于李家店、穆家庄偏又不然，写尽宋江丑态。吴学究笑道：“我知兄长的意了。这个容易，只不留兄长在山寨便了。写宋江假杀，出不得吴用圈套（hui），看他只一“笑”字，便已算定不是今日之事。晁头领多时不曾得与仁兄相会，今次也正要和兄长说几句心腹的话。略请到山寨少叙片时，便送登程。”看他便笼罩宋江。宋江听了道：“只有先生便知道宋江的意。”看他也笼罩吴用。写两人互用权术相加，真是出色妙笔。扶起两个公人来，宋江道：“要他两个放心，宁可我死，不可害他。”看他写宋江一片假。既许不留，则定不害二人矣，偏是宋江便要再说一句，写得权诈人如镜。两个公人道：“全靠押司救命！”一行人都离了大路，来到芦苇岸边，已有船只在彼。当时载过山前大路，却把山轿教人抬了，直到断金亭上歇了。叫小喽啰四下里去请众头领都来聚会。妙笔。迎接上山，到聚义厅上相见。

晁盖谢道：“自从郓城救了性命，兄弟们到此，无日不想大恩。前者又蒙引荐诸位豪杰上山，光辉草寨，恩报无门！”宋江答道：“小可自从别后，杀死淫妇，逃在江湖上，去了年半。本欲上山相探兄长一面，偶然村店里遇得石勇，捎寄家书，只说父亲弃世，不想却是父亲恐怕宋江随众好汉入伙去了，因此写书来唤我回家。虽然明吃官司，多得上下之人看觑，不曾重伤。今配江州，亦是好处。适

蒙呼唤，不敢不至。今来既见了尊颜，奈我限期相逼，不敢久住，只此告辞。”前聚清风，后吟反诗，抑又何也？晁盖道：“直如此忙？骂得假人妙。且请少坐！”两个中间坐了。宋江便叫两个公人只在交椅后坐，与他寸步不离。看他写宋江假。便不要害公人，亦何至于如此？偏是假人，偏在人面前做张致，写得真是如镜。晁盖叫许多头领都来参拜了宋江，分两行坐下，小头目一面斟酒。先是晁盖把盏了，向后军师吴学究、公孙胜起至白胜把盏下来。酒至数巡，宋江起身相谢道：“足见弟兄们相爱之情！宋江是个得罪囚人，不敢久停，只此告辞。”只要问前聚清风，后吟反诗，何也？晁盖道：“仁兄，直如此见怪！骂得假人妙。虽然仁兄不肯要坏两个公人；多与他些金银，发付他回去，只说我梁山泊抢掳了去，不引得治罪于他。”宋江道：“兄这话休题！这等不是抬举宋江，明明的是苦我。家中上有老父在堂，宋江不曾孝敬得一日，如何敢违了他的教训，负累了他？前者一时乘兴与众位来相投，写他自解。试问天下后世，此语还为前回一篇解得过否？天幸使令石勇在村店里撞见在下，指引回家。父亲说出这个缘故，情愿教小可明吃了官司，急断配出来，又频频嘱咐。临行之时，又千叮万嘱，教我休为快乐，苦害家中，免累老父惶惶惊恐。因此，父亲明明训教宋江；小可不争随顺了，便是上逆天理，下违父教，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，虽生何益？如不肯放宋江下山，情愿只就众位手里乞死。”说罢，泪如雨下，便拜倒在地。极写宋江权术，何也？忠孝之性，生于心，发于色，诚不可夺，虽用三军夺一匹夫而不可得也，如之何其至于哭乎？哭者，人生畅遂之情，非此时之所得来也。晁盖、吴用、公孙胜一齐扶起。众人道：“既是哥哥坚意要往江州，今日且请宽心住一日，明日早送下山。”三回五次，留得宋江就山寨里吃了一日酒。教去了枷，也不肯除，再写一句，与后对看。只和两个公人同起同坐。

当晚住了一夜，次日早起床，坚心要行。吴学究道：“兄长听禀：看吴用更不留，可谓惟贼知贼。写吴、宋两人权诈相当处，几有曹、杨之忌。吴用

有个至爱相识，见在江州充做两院押牢节级，姓戴名宗，本处人称为‘戴院长’。为他有道术，一日能行八百里，人都唤他做‘神行太保’。此人十分仗义疏财。夜来小生修下一封书在此，与兄长去，到彼时可和本人做个相识。但有甚事，可教众兄弟知道。”众头领挽留不住，安排筵宴送行，取出一盘金银，送与宋江，为揭阳岭作引。又将二十两银子送与两个公人。就与宋江挑了包裹，都送下山来，一个个都作别了。吴学究和花荣直送过渡，到大路二十里外，二人送。迎宋江用吴用、花荣者，花荣与宋江最昵，盖是以情招之，冀其必来也。然又算到宋江假人，未必为情所动，则必须又用吴用以智胜之。此二人迎宋江之意也。送时又用二人者，迎既有之，送亦必然，此作者所以自成其章法也。乃俗子无赖，忽因此文便向后日捏撮成吴用、花荣与宋江同死之文，为之欲呕而死也。众头领回上山去。

只说宋江自和两个防送公人取路投江州来。那个公人见了山寨里许多人马，一句。众头领一个个都拜宋江，一句。又得他那里若干银两，一句。一路上只是小心伏侍宋江。三个人在路约行了半月之上，早来到一个去处，望见前面一座高岭。两个公人说道：“好了，过得这条揭阳岭，便是浔阳江。到江州却是水路，相去不远。”宋江道：“天色暄暖，趁早走过岭去，寻个宿头。”公人道：“押司说得是。”三个人厮赶着奔过岭来。行了半日，巴过岭头，早看见岭脚边一个酒店，背靠颠崖，门临怪树，前后都是草房。去那树阴之下，挑出一个酒旆儿来。画出阴惨。宋江见了，心中欢喜，便与公人道：“我们肚里正饥渴哩，原来这岭上有个酒店，我们且买碗酒吃再走。”

三个人入酒店来，两个公人把行李歇了，将水火棍靠在壁上。宋江让他两个公人上首坐定，宋江下首坐了。半个时辰不见一个人出来，置之死地而又生，是必天然有以生之，故妙也。宋江入酒店，坐下半个时辰，不见人出来，早已先明火家不在矣。使无此句，而但于后云等男女不见归，岂不同《西游》捏撮耶？宋江叫道：“怎地不见有主人

家？”只听得里面应道：“来也！来也！”侧首屋下走出一个大汉来，赤色虬须，红丝虎眼，头上一顶破头巾，身穿一领布背心，露着两臂，下面围一条布手巾。看着宋江三个人，唱个喏，画出阴惨。道：“客人，打多少酒？”宋江道：“我们走得肚饥，你这里有甚么肉卖？”那人道：“只有熟牛肉和浑白酒。”宋江道：“最好。你先切二斤熟牛肉来，打一角酒来。”那人道：“客人，休怪说，我这里岭上卖酒，只是先交了钱，好。方才吃酒。”宋江道：“倒是先还了钱吃酒，我也喜欢。等我先取银子与你。”宋江便去打开包裹，取出些碎银子。那人立在侧边偷眼睨着，好。见他包裹沉重，有些油水，心内自有八分欢喜。接了宋江的银子，便去里面舀一桶酒，切一盘牛肉出来，放下三只大碗，三双箸，一面筛酒。三个人一头吃，一面口里说道：“如今江湖上歹人多，有万千好汉着了道儿的，酒肉里下了蒙汗药，麻翻了，劫了财物，人肉把来做馒头馅子。我只是不信，那里有这话？”好。那卖酒的人笑道：“你三个说了，不要吃，我这酒和肉里面都有了麻药。”好。宋江笑道：“这位大哥瞧见我们说着麻药，便来取笑。”好。两个公人道：“大哥，热吃一碗也好。”那人道：“你们要热吃，我便将去烫来。”那人烫热了，将来筛做三碗。正是饥渴之中，酒肉到口，如何不吃？三人各吃了一碗下去，只见两个公人瞪了双眼，口角边流下涎水来，你揪我扯，望后便倒。宋江跳起来道：“你两个怎地吃得一碗，便恁醉了？”向前来扶他，三个人，偏留一个人再作一纵。不觉自家也头晕眼花，扑地倒了。光着眼，都面面厮觑，麻木了，动弹不得。酒店里那人道：“惭愧！好几日没买卖，今日天送这三头行货来与我！”先把宋江倒拖了，入去山岩边人肉作房里，放在剥人凳上，宋江奈何！又来把这两个公人也拖了入去。奈何！那人再来，却把包裹行李都提在后屋内，解开看时，都是金银。那人自道：“我开了许多年酒店，不曾遇着这等一个囚徒。不知其人，视其物亦可以动心矣。偏下转笔，偏能再生出事来。量这等一个罪人，怎地有许多财物，却不是从天降下，赐与我的！”那人看罢包裹，却再

包了，且去门前望几个火家归来开剥。

立在门前看了一回，不见一个男女归来。读者无不知赖有此句，宋江当得不死，而殊不知宋江之不死，非不死于此句，早已不死于并无一人出来句也。只见岭下这边三个人奔上岭来。陡接奇文，有怪峰飞来之势。那人却认得，慌忙迎接道：“大哥那里去来？”那三个内一个大汉应道：便分主使。“我们特地上山来接一个人，奇绝。料道是来的程途一。日期二。了。我每日出来，只在岭下等候，不見到，正不知在那里担阁了。”远不千里，近只目前，读之绝倒。那人道：“大哥，却是等谁？”那大汉道：“等个奢遮的好男子。”即所谓只等一个囚徒也。那人问道：“甚么奢遮的好男子？”那大汉答道：“你敢也闻他的大名？捎带妙色。岂惟闻名，实乃见面。便是济州郓城县宋押司宋江。”那人道：“莫不是江湖上说的山东及时雨宋公明？”写得遐陋僻澁，无不贯耳。那大汉道：“正是此人。”那人又问道：“他却因甚打这里过？”那大汉道：“我本不知。妙。近日有个相识从济州来，说道郓城县宋押司宋江不知为甚么事，妙。我本不知，知之相识，乃相识亦复不知，活写出传闻异辞来。发在济州府，断配江州牢城。我料想他必从这里过来，别处又无路。他在郓城县时，我尚且要去和他厮会，今次正从这里经过，如何不结识他？写得笔墨淋漓，病夫闻之，皆欲奋发。因此在岭下连日等候，接了他四五日，恰表出山泊一番来。并不见有一个囚徒过来。我今日同这两个兄弟信步蹊上山岭，来你这里买碗酒吃，就望你一望。近日你店里买卖如何？”忽然将说话闲闲说开去，妙绝。不然，便像特特飞奔上岭来救宋江矣。虽是闲闲说开，然末句仍带定话脚，松急都有其妙。那人道：“不瞒大哥说，这几个月里好生没买卖，今日谢天地，捉得三个行货，又有些东西。”那大汉慌忙问道：“三个甚样人？”“慌忙”妙。看他写一个慌忙张致，一个慢条斯里，笔笔入妙。那人道：“两个公人和一个罪人。”非是那汉慢条斯里，亦为不如此，不足以衬起大汉之慌故也。那汉失惊道：“这囚徒莫非是黑矮肥胖的人？”“失惊”妙。传说宋江，并传说

其“黑矮”，名士真有如此。那人应道：“真个不十分长大，面貌紫紫色。”绝倒。那大汉连忙问道：“不曾动手么？”“连忙”妙。看他用“慌忙”字，“失惊”字，“连忙”字，声情俱有。那人答道：“方才拖进作房去，等火家未回，不曾开剥。”至此还说出“开剥”二字，绝倒。

那大汉道：“等我认他一认。”写至此句，有骏马下坡之势矣，入下忽又用“认不得”句，陡然一收，笔法奇拗不可言。当下四个人进山岩边人肉作房里，只见剥人凳上挺着宋江和两个公人，颠倒头放在地下。那大汉看见宋江，却又不认得。拗文妙笔。相他脸上金印，又不分晓。拗文妙笔。没可寻思处，猛想起道：“且取公人的包裹来，我看他公文便知。”绝处逢生，灵变之极。那人道：“说得是。”便去房里取过公人的包裹打开，见了一锭大银，又有若干散碎银两。无端写来，便成绝倒。为是宋江，不得不救耳，不然，满眼如此物，胡可以忍耶？解开文书袋来，看了差批，众人只叫得“惭愧”，那大汉便道：“天使令我今日上山来，早是不曾动手，争些儿误了我哥哥性命！”那大汉便叫那人：“快讨解药来，先救起我哥哥。”那人也慌了，半日写那人如醉梦相似者，所以衬起大汉也；此处写那人也慌者，所以开释那人也。连忙调了解药，便和那大汉去作房里，先开了枷，前花荣要开，宋江不肯，此李立私开，宋江不问，皆作者笔法严冷处。或解云：此处宋江未醒，安得责其不问，不知我不责其作房开时，我正责其出门带时也。扶将起来，把这解药灌将下去。四个人将宋江扛出前面客位里，四个人自扛宋江，火家归来扛公人，有轻重贵贱之分。那大汉扶住着，渐渐醒来。光着眼，看了众人立在面前，又不认得。画出初醒时。只见那大汉教两个兄弟扶住了宋江，纳头便拜。宋江问道：“是谁？我不是梦中么？”写宋江既不答，又不扶，妙绝，画出初醒时也。只见卖酒的那人也拜。妙。宋江道：“这里正是那里？不敢动问二位高姓？”写宋江只是动不得，妙绝。那大汉道：“小弟姓李名俊，祖贯庐州人氏。专在扬子江中撑船艄公为生，能识水性，人

都呼小弟做‘混江龙’李俊便是。这个卖酒的是此间揭阳岭人，只靠做私商道路，人尽呼他做‘催命判官’李立。这两个兄弟，是此间浔阳江边人，专贩私盐来这里货卖，却是投奔李俊家安身。大江中伏得水，驾得船。是弟兄两个：一个唤做‘出洞蛟’童威，一个叫做‘翻江蜃’童猛。”两个也拜了宋江四拜。只是答不得，扶不得，妙绝。凡三段写拜，乃其妙处恰在无文字处，盖文字之难知如此。宋江问道：“却才麻翻了宋江，如何却知我姓名？”真要问。李俊道：“小弟有个相识，近日做买卖，从济州回来，说起哥哥大名，为事发在江州牢城。李俊往常思念，只要去贵县拜识哥哥，只为缘分浅薄，不能够去。今闻仁兄来江州，必从这里经过，小弟连连在岭下等接仁兄，五七日了，不见来。今日无心，天幸使令李俊同两个弟兄上岭来，就买杯酒吃，遇见李立，说将起来。因此小弟大惊，慌忙去作房里看了，却又不认得哥哥。猛可思量起来，取讨公文看了，才知道是哥哥。不敢拜问仁兄，闻知在郓城县做押司，不知为何事配来江州？”应前“不知为甚事”句。宋江把这杀了阎婆惜，直至石勇村店寄书，回家事发，今次配来江州，备细说了一遍，四人称叹不已。李立道：“哥哥何不只在此间住了，休上江州牢城去受苦？”宋江答道：“梁山泊苦死相留，我尚兀自不肯住，恐怕连累家中老父，看他处处自说孝义，真是丑极。纯孝不在口说，以口说求得孝子之名，甚矣宋江衣钵之满天下也。此间如何住得？”李俊道：“哥哥义士，必不肯胡行。特书此一句，与前吴用击映。盖李俊不留，乃真信宋江；吴用不留，只是猜破宋江也。你快救起那两个公人来。”李立连忙叫了火家——已都归来了，便把公人扛出前面客位里来，把解药灌将下去，救得两个公人起来，面面相觑道：“我们想是行路辛苦，恁地容易得醉！”众人听了都笑。

当晚李立置酒管待众人，在家里过了一夜。次日又安排酒食管待，送出包裹还了宋江并两个公人。当时相别了，宋江自和李俊、童威、童猛两个公人下岭来，径到李俊家歇下。置备酒食，殷勤相待，结拜宋江为兄，留住家里。过了数日，宋江要

行，李俊留不住，取些银两贲发两个公人。宋江再带上行枷，朝廷法度撞动，宋江不问，何也？收拾了包裹行李，辞别李俊、童威、童猛，离了揭阳岭下，取路望江州来。

三个人行了半日，早是未牌时分。行到一个去处，只见人烟辏集，市井喧哗。正来到市镇上，只见那里一伙人围住着看。宋江分开人丛，挨入去看时，却原来是一个使枪棒卖膏药的。宋江和两个公人立住了脚，看他使了一回枪棒。那教头放下了手中枪棒，又使了一回拳。宋江喝采道：“好枪棒拳脚！”那人却拿起一个盘子来，口里开科道：画。“小人远方来的人，投贵地特来就事，虽无惊人的本事，全靠恩官作成，远处夸称，近方卖弄。如要筋骨膏药，当下取赎。如不用膏药，可烦赐些银两铜钱贲发，休教空过了。”那教头把盘子掠了一遭，没一个出钱与他。画。那汉又道：“看官高抬贵手。”又掠了一遭，众人都白着眼看，又没一个出钱赏他。画。宋江见他惶恐，掠了两遭，没人出钱，便叫公人取出五两银子来。一路写宋江都从银钱上出色，深表宋江无他好处，盖作泥中有刺之笔也。宋江叫道：“教头，我是个犯罪的人，没甚与你。这五两白银，权表薄意，休嫌轻微。”那汉子得了这五两白银，托在手里，便收科道：“恁地一个有名的揭阳镇上，没一个晓事的好汉，抬举咱家！实是恶。难得这位恩官，本身见自为事在官，又是过往此间，恶。颠倒贲发五两白银。正是‘当年却笑郑元和，只向青楼买笑歌。恶。惯使不论家豪富，风流不在着衣多’。恶。这五两银子强似别的五十两。恶。自家拜揖。愿求恩官高姓大名，使小人天下传扬！”恶。宋江答道：“教师，量这些东西，直得几多！不须致谢。”

正说之间，只见人丛里一条大汉分开人众，抢近前来，大喝道：奇文突兀。“兀那厮！是甚么鸟汉，那里来的囚徒，敢来灭俺揭阳镇上威风！”掂着双拳，来打宋江。不因此起相争，有分教：

浔阳江上，聚数筹搅海苍龙；梁山泊中，添一伙爬山猛虎。

毕竟那汉为甚么要打宋江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水浒传

金圣叹评

【第叁陆回】

没遮拦追赶及时雨 船火儿夜闹浔阳江



【回前评】

此书写一百七人，都有一百七人行径心地，然曾未有如宋江之权诈不定者也。其结识天下好汉也，初无青天之旷荡，明月之皎洁，春雨之太和，夏霖之径直，惟一银子而已矣。以银子为之张本，而于是自言孝父母，斯下畏天下之人不信其孝父母也；自言敬天地，斯不畏天下之人不信其敬天地也；自言尊朝廷，斯不畏天下之人不信其尊朝廷也；自言惜朋友，斯不畏天下之人不信其惜朋友也。呜呼！天下之人，而至于惟银子是爱，而不觉出其根底，尽为宋江所窥，因而并其性格，亦遂尽为宋江之所提起放倒，阴变阳易，是固天下之人之丑事。然宋江以区区猾吏，而徒以银子一物买遍天下，而遂欲自称于世为孝义黑三，以阴谋他日晁盖之一席。此其丑事，又曷可耐乎？作者深恶世间每有如是之人，于是旁借宋江，特为立传，而处处写其单以银子结人，盖是诛心之笔也。

天下之人，莫不自亲于宋江，然而亲之至者，花荣其尤著也。然则花荣迎之，宋江宜无不来；花荣留之，宋江宜无不留；花荣要开枷，宋江宜无不开耳。乃宋江者，方且上援朝廷，下申父训，一时遂若百花荣曾不得劝宋江暂开一枷也者。而于是山泊诸人，遂真信为宋江之枷，必至江州牢城方始开放矣。作者恶之，故特于揭阳岭上，书曰：“先开了枷”；于别李立时，书曰：“再带上枷”；于穆家门房里书曰：“这里又无外人，一发除了行枷”，又书曰：“宋江道：‘说得是。’当时去了行枷”；于逃走时，书曰：“宋江自提了枷”；于张横口中，书曰：“却又项上不带行枷”；于穆弘叫船时，书曰：“众人都在江边，安排行枷”；于江州上岸时，书曰：“宋江方才‘带上行枷’”；于蔡九知府口中，书曰：“你为何枷上没了封皮”；于点视厅前，书曰：“除了行枷”。凡九处，特书行枷，悉与前文花荣要开一段遥望击应。嗟乎！以亲如花荣而尚不得宋江之真心，然则如宋江之人，又可与之一朝居乎哉！

此篇节节生奇，层层追险。节节生奇，奇不尽不止。层层追险，险不绝必追。真令读者到此，心路都休，目光尽灭，有死之心，无生之望也。如投宿店不得，是第一追；寻着村庄，却正是冤家家里，是第二追；掇壁逃走，乃是大江截住，是第三追；沿江奔去，又值横港，是第四追；甫下船，追者亦已到，是第五追；岸上人又认得梢公，是第六追；舡(huáng)板下摸出刀来，是最后一追，第七追也。一篇真是脱一虎机，踏一虎机，令人一头读，一头吓，不惟读亦读不及，虽吓亦吓不及也。

此篇于宋江恪遵父训，不住山泊后，忽然闲中写出一句不满其父语，一句悔不住在山泊语，皆作者用笔极冷，寓意极严处，处处不得漏过。

话说当下宋江不合将五两银子赍发了那个教师，只见这揭阳镇上众人丛中，钻过这条大汉，睁着眼喝道：“这厮那里学得这些鸟枪棒，来俺这揭阳镇上逞强！我已分付了众人休睬他，你这厮如何卖弄有钱，四字骂宋江，确。把银子赏他，灭俺揭阳镇上的威风！”宋江应道：“我自赏他银两，却干你甚事？”那大汉揪住宋江，喝道：“你这贼配军，敢回我话！”宋江道：“做甚么不敢回

你话？”那大汉提起双拳，劈脸打来，宋江躲个过。那大汉又赶入一步来，宋江却待要和他放对，写宋江要放对，下却不必宋江放对，笔路活泛。只见那个使枪棒的教头从人背后赶将来，一只手揪住那大汉头巾，一只手提住腰胯，望那大汉肋骨上只一兜，踉跄一交，颠翻在地。偏写颠得不甚费力，与“揭阳镇上威风”句击应。那大汉却待挣扎起来，又被这教头只一脚，踢翻了。偏翻两



没遮拦穆弘 戴敦邦 画

【没遮拦穆弘】当代 戴敦邦 绘

次，与“揭阳镇上威风”句击应。两个公人劝任教头，那大汉从地下爬将起来，七个字写得羞极，为下文地。看了宋江和教头说道：“使得使得，教你两个不要慌！”一直望南去了。一纵。

宋江且请问：“教头高姓，何处人氏？”教头答道：“小人祖贯河南洛阳人氏，姓薛名永。祖父是老种经略相公帐前军官，为因恶了同僚，不得升用，子孙靠使枪棒卖药度日。江湖上但呼小人‘病大虫’薛永。不敢拜问恩官高姓大名？”宋江道：“小可姓宋名江，祖贯郓城县人氏。”薛永道：“莫非山东及时雨宋公明么？”宋江道：“小可便是。”薛永听罢便拜。宋江连忙扶住道：“少叙三杯如何？”薛永道：“好！正要拜识尊颜，却为无门得遇兄长。”慌忙收拾起枪棒和药囊，同宋江便往邻近酒肆内去吃酒。只见酒家说道：“酒肉自有，只是不敢卖与你们吃。”分付酒家不卖，凡四叙，却段段变换，学《国策》“城北徐公”章法。宋江问道：“缘何不卖与我们

吃？”酒家道：“却才和你们厮打的大汉，已使人分付了：第一段作两节说。若是卖与你们吃时，把我这店子都打得粉碎。我这里却是不敢恶他。这人是此间揭阳镇上一霸，谁敢不听他说？”宋江道：“既然恁地，我们去休，那厮必然要来寻闹。”薛永道：“小人也去店里算了房钱还他，一两日间，也来江州相会。兄长先行。”宋江又取一二十两银子与了薛永，一路写宋江好处，只是使银撒漫，更无他长，是作者笔法严冷处。辞别了自去。宋江只得自和两个公人也离了酒店，又自去一处吃酒。那店家说道：“小郎已自都分付了，我们如何敢卖与你们吃？第二段作一节说，却将下句倒作上句。你枉走，甘自费力，不济事！”宋江和两个公人都做声不得，连连走了几家，都是一般话说。第三段省。三个来到市梢尽头，见了几家打火小客店，正待要去投宿，却被他那里不肯相容。宋江问时，都道：“他已着小郎连连分付去了，不许安着你们三个。”第四段换一句。

当下宋江见不是话头，三个便拽开脚步，望大路上走，看看见一轮红日低坠，天色昏暗，宋江和两个公人心里越慌。三个商量道：“没来由看使枪棒，恶了这厮，如今闪得前不巴村，后不着店，却是投那里去宿是好？”只见远远地小路上，望见隔林深处射出灯光来。此一折，谓是一救，反是一跌，真乃匪夷所思。先说是小路上，便与江岸相引。宋江见了道：“兀那里灯光明处，必有人家。遮莫怎地陪个小心，借宿一夜，明日早行。”公人看了道：“这灯光处又不在正路上。”再插一句不是正路，务与江岸相引。宋江道：“没奈何！虽然不在正路上，明日多行三二里，却打甚么不紧？”三个人当时落路来，行不到二里多路，林子背后闪出一座大庄院来。宋江和两个公人来到庄院前敲门。庄客听得，出来开门道：“你是甚人，黄昏夜半来敲门打户？”宋江陪着小心答道：“小人是个犯罪配送江州的人。今日错过了宿头，无处安歇，欲求贵庄借宿一宵，来早依例拜纳房金。”庄客道：“既是恁地，你且在这里少待，等我入去报知庄主太公，可容即

歇。”庄客人去通报了，复翻身出来，说道：“太公相请。”宋江和两个公人到里面草堂上参见了庄主太公。太公分付教庄客领去门房里安歇，就与他们些晚饭吃。只一笔便打发到门房，极其干净者，所以便于那汉归来也。庄客听了，引去门首草房下，点起一碗灯，教三个歇定了，取三分饭食羹汤菜蔬，教他三个吃了。庄客收了碗碟，自入里面去。两个公人道：“押司，这里又无外人，一发除了行枷，‘这里又无外人’六字，追入宋江心里，真是如镜之笔。快活睡一夜，明日早行。”宋江道：“说得是。”当时去了行枷，闲中无端出此一笔，与前山泊对看，所以深明宋江之权诈也。写宋江答公人，偏不答别句，偏答出此三个字，便显出前文“国家法度”之语之诈。此书写宋江权诈，俱于前后对照处露出，若散读之，皆恒事耳。和两个公人去房外净手，看见星光满天，妙笔。此四字先从闲中一点。既不甚亮，又不甚暗。在此夜事情恰好。又见打麦场边屋后是一条村僻小路，闲中先看出妙，不然，后文如何忽然生得出来。宋江看在眼里。

三个净了手，入进房里，关上门去睡。宋江和两个公人说道：“也难得这个庄主太公，留俺们歇这一夜。”正说间，听得里面有人，九字。与第二节九字作章法。点火把来打麦场上，一到处照看。陡然矗出奇峰。却只先作一影。妙笔妙笔。宋江在门缝里张时，见是太公引着三个庄客，把火一到处照看。宋江对公人道：“这太公和我父亲一般，件件定要自来照管。这早晚也不肯去睡，琐琐地亲自点看。”闲中无端忽然插出宋江不满父亲语。暗与人前好话相射。热攒冷刺。妙不可言。正说间，只听得外面有人九字与上文作章法，中间只换一外字。叫开庄门，奇文。庄客连忙来开了门，放入五七个人来。为头的手里拿着朴刀，单见刀。背后的都拿着稻叉、棍棒。单见叉棒。火把光下，宋江张看时，“那个提朴刀的，正是在揭阳镇上要打我们的那汉。”再看方看出来。险绝之想，奇绝之笔。宋江又听得那太公问道：“小郎，你那里去来？和甚人厮打，日晚了，拖枪拽棒？”那大汉道：“阿爹，不知哥哥在家里么？”忽然增出一个“哥哥”。太

公道：“你哥哥吃得醉了，去睡在后面亭子上。”那汉道：“我自去叫他起来，我和他赶人。”太公道：“你又和谁合口？叫起哥哥来时，他却不肯干休。写得增出之人倒又利害，妙笔。你且对我说这缘故。”那汉道：“阿爹，你不知，今日镇上一个使枪棒卖药的汉子，叵耐那厮不先来见我弟兄两个，便去镇上撒科卖药，教使枪棒，被我都分付了镇上的人分文不要与他赏钱。补叙出前文所无。不知那里走一个囚徒来，那厮做好汉出尖，把五两银子赏他，灭俺揭阳镇上威风。我正要打那厮，却恨那卖药的脑揪翻我，打了一顿，又踢了我一脚，至今腰里还疼。我已教人四下里分付了酒店客店，不许着这厮们吃酒安歇，补叙前文所无。先教那厮三个今夜没存身处。随后吃我叫了赌房里一伙人，赶将去客店里，拿得那卖药的来，尽气力打了一顿，如今把来吊在都头家里。补叙前文所无。明日送去江边，捆做一块，抛在江里，先是一个馄饨。出那口鸟气！却只赶这两个公人押的囚徒不着，前面又没客店，竟不知投那里去宿了。又是远不千里，近则目前，绝倒之笔。我如今叫起哥哥来，分投赶去，捉拿这厮！”太公道：“我儿休恁地短命相。他自有银子赏那卖药的，却于你甚事。你去打他做甚么？可知道着他打了，也不曾伤重，快依我口便罢，休教哥哥得知，你吃人打了，他肯干罢？又是去害人性命！偏将未出现者，倒说得利害，令文情险绝。你依我说，且去房里睡了。半夜三更，莫去敲门打户，激恼村坊，你也积些阴德。”

那汉不顾太公说，拿着朴刀，径入庄内去了。文情险怪之极，读之如逢奇鬼。太公随后也赶入去。宋江听罢，对公人说道：“这般不巧的事，怎生是好？却又撞在他家投宿，我们只宜走了好。倘或这厮得知，必然吃他害了性命。便是太公不说，庄客如何敢瞒？”此处既有太公，宋江便可不走，然不走，则安得下回奇文耶？特写出一个必走之故，妙绝。两个公人都道：“说得是，事不宜迟，及早快走！”宋江道：“我们休从门前出去，掇开屋后一堵壁子出去罢。”净手时看得，遂令此际得便。

用笔既妙，即叙事省力，不可不知此法也。两个公人挑了包裹，宋江自提了行枷，“国家法度”，奈何如此？自花荣开枷，宋江不肯后，接手便将枷来写出数番通融，深表宋江之诈也。便从房里挖开屋后一堵壁子。三个人便趁星光之下妙笔。望林木深处小路上只顾走。正是慌不择路，走了一个更次，“一更”，作提，“五更”作结，妙笔。望见前面满目芦花，一派大江，滔滔滚滚，正来到浔阳江边。出一虎机，踏一虎机，令读者吃吓不暇。第一逼。只听背后喊叫，火把乱明，吹风胡哨赶将来。第二逼。宋江只叫得苦道：“上苍救一救则个！”三人躲在芦苇丛中，望后面时，那火把渐近，第三逼。既作险笔，便令险杀。三人心越慌，脚高步低，在芦苇里撞。前面一看，不到天尽头，早到地尽处：一带大江拦截，不重此半句，只重下半句耳，此半句已在上。侧边又是一条阔港。再加一句，见更不可走。第四逼，真是险杀。

宋江仰天叹道：“早知如此的苦，从直住在梁山泊也罢！在宋江是急时真话，在作者是闲中冷笔。谁想直断送在这里！”宋江正在危急之际，只见芦苇丛中悄悄地忽然摇出一只船来。谓是一救，又是一跌，匪夷所思，奇至于此。宋江见了，便叫：“梢公，且把船来救我们三个！俺与你几两银子！”虽是急时相求，亦写卖弄银子。那梢公在船上问道：“你三个是甚么人？却走在这里来？”宋江道：“背后有强人打劫我们，一味地撞在这里。你快把船来渡我们，我多与你些银两！”一路写宋江只是以银子出色，是此回一篇之眼，不得不与标出。那梢公早把船放得拢来，三个连忙跳上船去。一个公人便把包裹丢下舱里，轻轻四字，又引出下文来。一个公人便将水火棍（liǎn）开了船。写忙乱如画。那梢公一头搭上橹，一面听着包裹落舱有些好响声，心中暗喜。前跌犹轻，后跌至重，奇文险笔，使读者吃吓不尽。把橹一摇，那只小船早荡在江心里去。岸上那伙赶来的人早赶到滩头，可骇。有十数个火把，为头两个大汉各挺着一条朴刀，随从有二十余人，各执枪棒，口里叫道：“你那梢公，快摇船拢来！”可骇。宋江和两

个公人做一块儿伏在船舱里，说道：“梢公，却是不要拢船！我们自多谢你些银子！”只是卖弄银子。那梢公点头，只不应岸上的人，把船望上水咿咿哑哑的摇将去。试问看官，将谓是救，将谓是跌，真是推测不出。那岸上这伙人大喝道：“你那梢公，不摇拢船来，教你都死！”可骇。那梢公冷笑几声，也不应。此是第一段，下又忽然变出问姓来，一发可骇之极。岸上那伙人又叫道：“你是那个梢公？问那个梢公。直恁大胆，不摇拢来！”那梢公冷笑应道：“老爷叫做张梢公，是张梢公。你不要咬我鸟！”岸上火把丛中那个长汉再画一笔。说道：“元来是张大哥，你见我弟兄两个么？”乃是一路，一发可骇。那梢公应道：“我又不瞎，做甚么不见你？”果是一路，一发可骇。那长汉道：“你既见我时，且摇拢来和你说话。”吓杀，吓杀！那梢公道：“有话明朝来说，趁船的要得紧。”极慌忙中，忽作趣语，令人又吓又笑。此是第二段，入下又换出梢公本意，使读者一发吓杀。那长汉道：“我弟兄两个，正要捉这趁船的三个人。”骇笔。那梢公道：“趁船的三个，都是我家亲眷，衣食父母，奇谈骇笔。请他归去吃碗‘板刀面’了来！”奇谈骇笔。那长汉道：“你且摇拢来，和你商量。”骇笔。那梢公道：“我的衣饭，倒摇拢来把与你，倒乐意！”第三段，写梢公决不肯拢来，其文愈骇也。那长汉道：“张大哥，再叫一句，写出相求之极。不是这般说！我弟兄只要捉这囚徒。此句分明说不要你衣饭，单要你囚徒。你且拢来！”那梢公一头摇橹，再画一笔。一面说道：“我自好几日接得这个主顾，却是不摇拢来，倒吃你接了去！决不摇拢来矣。虽然，读者真骇绝也。你两个只得休怪，改日相见！”宋江呆了，不听得话里藏阍，妙。在船舱里悄悄的和两个公人说：“也难得这个梢公救了我们三个性命，妙。又与他分说！妙。不要忘了他恩德！却不是幸得这只船来渡了我们！”

却说那梢公摇开船去，离得江岸远了。三个人在舱里望岸上时，火把也自去芦苇中明亮。如画之笔。不便说去了，为下文留步也。将谓又离

一虎机，不知正踏一虎机，奇文怪笔，层叠而起。宋江道：“惭愧！正是：‘好人相逢，恶人远离。’”梢公闻之，能无失笑？且得脱了这场灾难！”如那场何？只见那梢公摇着橹，口里唱起湖州歌来，唱道：“老爷生长在江边，不爱交游只爱钱。七字妙绝。太上，不爱钱，只爱交游；其次，爱钱以为交游之地；又次，爱交游以为钱之地也。夫不爱钱只爱交游，是非宋江之所及也。若云爱交游以为钱地，则亦非宋江之所出也。今日宋江，则正所谓以钱为交游地者耳。乃梢公忽云：只爱钱，不爱交游。然则宋江一路撒漫使银，悉作唐捐矣乎？只此一句，便令宋江神绝心死，政不须又用‘板刀面’也。俗本讹。昨夜华光来趁我，临行夺下一金砖。”骇人语。宋江和两个公人听了这首歌，都酥软了。宋江又想道：“他是唱耍。”且作一纵。三个正在舱里议论未了，只见那梢公放下橹，骇绝。说道：“你这个撮鸟，两个公人，平日最会诈害做私商的人，今日却撞在老爷手里！你三个却是要吃‘板刀面’，奇语。却是要吃‘馄饨’？”奇语。宋江道：“家长休要取笑！怎地唤做‘板刀面’？怎地是‘馄饨’？”那梢公睁着眼骇绝。道：“老爷和你耍甚鸟！若还要吃‘板刀面’时，奇语。“若要吃”三字，奇绝可笑。俺有一把泼风也似快刀，在这艘板底下。我不消三刀五刀，我只一刀一个，都剁你三个人下水去。你若要吃‘馄饨’时，奇语。你三个快脱了衣裳，都赤条条地跳下江里自死！”宋江听罢，扯定两个公人，说道：“却是苦也！正是‘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’！”那梢公喝道：骇绝。“你三个好好商量，快回我话！”宋江答道：“梢公不知。我们也是没办法，犯下了罪，迭配江州的人。你如何可怜见，饶了我三个！”那梢公喝道：“你说甚么闲话！临死讨饶。谓之‘闲话’，可发一笑。饶你三个？我半个也不饶你！饶‘半个’，又作何用？老爷唤作有名的‘狗脸张爷爷’，来也不认得爹，去也不认得娘！出色骇语，出色奇语。你便都闭了鸟嘴，快下水里去！”宋江又求告道：“我们都把包裹内金银财帛衣服等项，尽

数与你，只饶了我三人性命！”那梢公便去艄板底下摸出那把明晃晃板刀来，大喝骇绝。险笔至此，真令读者有死之心，无生之气。道：“你三个要怎地？”宋江仰天叹道：“为因我不敬天地，不孝父母，犯下罪责，连累了你两个！”临死犹为此言，即《孟子》所谓“久假而不归，恶知其非有也”。那两个公人也扯着宋江道：“押司，罢，罢！我们三个一处死休！”那梢公又喝道：“你三个好好快脱了衣裳，此又一喝，似催速跳，然其实反借‘脱衣裳’，三字，腾那出下文救兵来，须知良工心苦处。跳下江去！跳便跳，不跳时，老爷便剁下水里去！”宋江和那两个公人抱做一块，望着江里。四字住得妙，只是上半句，但未及有下半句耳。写出一时迅速之极。

只见江面上咿咿哑哑橹声响，奇文层叠而出。梢公回头看时，俗本作“宋江回头看”。一只快船飞也似从上水头急溜下来。古本“急溜”二字，便写出船到之速。俗本改作“摇将”二字，谬以千里。船上有三个人，一条大汉，谁？手里横着托叉，立在船头上。梢头两个后生谁？谁？摇着两把快橹。星光之下，妙笔。四字之妙，正是苦不甚明，又不极暗。早到面前。那船头上横叉的大汉便喝道：“前面是甚么梢公，敢在当港行事？船里货物，见者有分！”仍作骇人语，不便露出救兵行径来，妙绝。这船梢公回头看了，慌忙应道：“原来却是李大哥，李什么？急急！我只道是谁来！大哥又去做买卖，只是不曾带挈兄弟。”此句正紧对其“见者有分”一句也，活画出“狗脸张爷爷”来，活画出“不爱交游只爱钱”面目来。大汉道：“张家兄弟，你在这里又弄这一手！船里甚么行货，有些油水么？”梢公答道：“教你得知好笑，我这几日没道路，又赌输了，没一文。正在沙滩上闷坐，岸上一伙人赶着三头行货，来我船里，却是两个鸟公人，解一个黑矮囚徒，揭阳岭上问而后说，浔阳江中不问自说，只“黑矮”二字，用笔不同如此。正不知是那里人。他说道迭配江州来的，却又项上不带行枷。处处写出宋江“不带行枷”，与山泊散花荣一段击应。赶来的岸上一伙人，却是镇上穆家哥儿两个，梢公姓

张，来船姓李，岸上两个姓穆，姓则都知之矣，名则都不知也。定要讨他。我见有些油水吃，我不还他。”船上那大汉道：“咄！一字，如闻其声。莫不是我哥哥宋公明？”半日如逢无数奇鬼，读至此句，忽然眼前一亮。宋江听得声音厮熟，便舱里叫道：“船上好汉是谁？救宋江则个！”那大汉失惊道：“真个是我哥哥，上文险极，此句快极，不险则不快，险极则快极也。早不做出！”宋江钻出船上来看时，星光明亮。此十一字妙不可说，非云星光明亮，照见来船那汉，乃是极写宋江半日心惊胆碎，不复知天地何色，直至此，忽然得救，夫而后依然又见星光也。盖吃吓一回。始知之矣。那船头上立的大汉，正是混江龙李俊。背后船梢上两个摇橹的，一个是出洞蛟童威，一个是翻江蜃童猛。

这李俊听得是宋公明，便跳过船来，口里叫苦道：“哥哥惊恐！若是小弟来得迟了些个，误了仁兄性命！今日天使李俊在家坐立不安，棹船出来江里，赶些私盐，不想又遇着哥哥在此受难！”那梢公呆了半晌，做声不得，与上“狗脸”三句映衬。方才问道：“李大哥，这黑汉便是山东及时雨宋公明么？”李俊道：“可知是哩！”那梢公便拜道：“我那爷，你何不早通个大名，省得着我做出歹事来，争些儿伤了仁兄！”却又“只爱交游不要钱”也。宋江问李俊道：“这个好汉是谁？请问高姓？”半日有叫张大哥，有叫张兄弟，他又自叫张爷爷，“张”字之多，非一遍矣。此处宋江忽然又问高姓，活画出前文吓极。李俊道：“哥哥不知，这个好汉，却是小弟结义的兄弟，姓张，将‘姓张名横’四字，分作两段，所以深写宋江吓极，不闻张大哥、张爷爷、张兄弟多遍‘张’字也。俗本讹。是小孤山下人氏，单名横字，绰号‘船火儿’，专在此浔阳江做这件‘稳善’的道路。”言之可伤。以极险恶事而谓之“稳善”，岂非以世间道路更险恶于“板刀面”耶？宋江和两个公人都笑起来。当时两只船并着，摇奔滩边来。缆了船，舱里扶宋江并两个公人上岸。李俊又与张横说道：“兄弟，我常和你说：可见李俊。天下义士，只除非山东及时雨郓城宋押司。今日你可仔细认

着。”张横敲开火石，点起灯来，照着宋江，扑翻身又在沙滩上拜星光中来，不好又是星光中去，则必敲火点灯，照着同行矣。乃作者文心，只一点灯亦不肯轻率便写，又必随手生出李俊使张横仔细认宋江来。写得一个点灯，何等笔墨淋漓，真正才子之笔。道：“望哥哥恕兄弟罪过！”

张横拜罢，问道：“义士哥哥，为何事配来此间？”李俊把宋江犯罪的事说了，“……今来迭配江州。”张横听了，说道：“好教哥哥得知，小弟一母所生的亲弟兄两个，长的便是小弟。我有个兄弟却又了得，浑身雪练也似一身白肉，没得四五十里水面，水底下伏得七日七夜，水里行一似一根白条，更兼一身好武艺，因此人起他一个异名，唤做‘浪里白条’张顺。当初我弟兄两个，只在扬子江边做一件依本分的道路。”宋江道：“愿闻则个。”张横道：“我弟兄两个，但赌输了时，我便先驾一只船渡在江边净处做私渡。有那一等客人贪省贯百钱的，又要快，便来下我船。等船里都坐满了，却教兄弟张顺也扮做单身客人，背着一个大包，也来趁船。我把船摇到半江里，歇了橹，抛了碇，插一把板刀，却讨船钱。本合五百足钱一个人，我便定要他三贯。却先问兄弟讨起，教他假意不肯还我。我便把他来起手，一手揪住他头，一手捉定腰胯，扑通地掼下江里，排头儿定要三贯。一个个都惊得呆了，把出来不迭，都敛得足了，却送他到僻净处上岸。我那兄弟自从水底下走过对岸，等没了人，却与兄弟分钱去赌。一篇大文中，忽然插入一篇小文，奇笔。那时我两个只靠这道路过日。”宋江道：“可知江边多有主顾来寻你私渡。”李俊等都笑起来。张横又道：“如今我弟兄两个都改了业，妙语。升官亦然，出了一个衙门，进了一个衙门，旁人只谓其改了业，殊不知只卖旧时行货也。我便只在这浔阳江里做些私商。兄弟张顺，他却如今自在江州做卖鱼牙子。如今哥哥去时，小弟寄一封书去。只是不识字，写不得。”画。李俊道：“我们去村里央个门馆先生来写。”留下童威、童猛看船。三个人跟了李俊、张横，提了灯，千妖百怪之后，见此三字，如异国忽归。投村里来。

走不过半里路，看见火把还在岸上明亮。可见江心一事，其间甚疾。张横说道：“他弟兄两个还未归去。”李俊道：“你说兀谁弟兄两个？”张横道：“便是镇上那穆家哥儿两个。”李俊道：“一发叫他两个来拜了哥哥。”更为奇笔。宋江连忙说道：“使不得，他两个赶着要捉我！”李俊道：“仁兄放心。他弟兄不知是哥哥。他亦是我们一路人。”李俊用手一招，胡哨了一声，只见火把人伴都飞奔将来。于前火把飞奔，是一是二，皆空中结撰，成此奇笔。看见李俊、张横都恭奉着宋江做一处说话，那弟兄二人大惊道：“二位大哥，如何与这三人厮熟？”李俊大笑道：“你道他是兀谁？”李俊妙人。那二人道：“便是不认得。只见他在镇上出银两赏那使枪棒的，灭俺镇上威风，正待要捉他。”李俊道：“他便是我日常和你们说的山东及时雨郓城宋押司明哥哥，你两个还不快拜！”可见李俊。那弟兄两个撇了朴刀，扑翻身便拜又可见穆家兄弟。道：“闻名久矣，不期今日方得相会！却才甚是冒渎，犯伤

了哥哥，望乞怜悯恕罪。”宋江扶起二位道：“壮士，愿求大名。”李俊便道：“这弟兄两个富户是此间人，姓穆名弘，绰号‘没遮拦’；兄弟穆春，唤做‘小遮拦’，是揭阳镇上一霸。我这里有三霸，哥哥不知，一发说与哥哥知道。忽然结束，其笔如椽。揭阳岭上岭下，便是小弟和李立一霸。此一句，结束揭阳岭一篇绝奇文字。揭阳镇上，是他弟兄两个一霸。此一句，结束揭阳镇一篇绝奇文字。浔阳江边做私商的，却是张横、张顺两个一霸。此一句，结束浔阳江一篇绝奇文字。以此谓之三霸。”又总结一句。宋江答道：“我们如何省得？既然都是自家弟兄情分，望乞放还了薛永。”此是宋江好处。穆弘笑道：“便是使枪棒的那厮？哥哥放心，随即便教兄弟穆春去取来还哥哥。我们且请仁兄到敝庄伏礼请罪。”李俊说道：“最好，最好！便到你庄上去。”穆弘叫庄客着两个去看了船只，就请童威、童猛一同都到庄上去相会。是。一面又着人去庄上报知，置办酒食，杀羊宰猪，整理筵宴。

一行众人等了童威、童猛，一同取路投庄上来，却好五更天气。“五更”作结，妙笔。可知吓了一夜。都到庄里，请出穆太公来相见了，就草堂上分宾主坐下。宋江与穆太公对坐。说话未久，天色明朗，穆春已取到病大虫薛永进来，一处相会了。穆弘安排筵席，管待宋江等众位饮宴，至晚都留在庄上歇宿。次日，宋江要行，穆弘那里肯放，把众人都留庄上，陪侍宋江去镇上闲玩，观看揭阳市村景致。又住了三日，宋江怕违了限次，写宋江偏在人前便要着假。坚意要行。穆弘并众人苦留不住，当日做个送路筵席。次日早起来，宋江作别穆太公并众位好汉，临行分付薛永且在穆弘处住几时，却来江州再得相会。写宋江权术。穆弘道：“哥哥但请放心，我这里自看顾他。”取出一盘金银送与宋江，又赍发两个公人些银两。临动身，张横在穆弘庄上央人修了一封家书，央宋江付与张顺。当时宋江收放包裹内了。又成后文一引。一行人都送到浔阳江边。与芦苇中映。穆弘叫只船来，与梢公映。取过先头行李下船。众人都在江边，安排行枷，处处写宋江行枷不在颈上，笔法严冷。取酒食上船饯行，当下众人洒泪而别。李



【小遮拦穆春】当代 戴敦邦 绘

俊、张横、穆弘、穆春、薛永、童威、童猛一行人，各自回家，不在话下。

只说宋江自和两个公人下船投江州来，这梢公非比前番，忽插一语作趣。拽起一帆风蓬，早送到江州上岸。宋江方才带上行枷，写宋江行枷，笔笔严冷。两个公人取出文书，挑了行李，直至江州府前来，正值府尹升厅。原来那江州知府，姓蔡，双名得章，是当朝蔡太师蔡京的第九个儿子，因此江州人叫他做蔡九知府。那人为官贪滥，作事骄奢。为后作案。为这江州是个钱粮浩大的去处，抑且人广物盈，因此太师特地教他来做个知府。当时两个公人当厅下了公文，押宋江投厅下，蔡九知府看见宋江一表非俗，便问道：“你为何枷上没了本州的封皮？”加意写出宋江视行枷如儿戏，与前欺花荣对看，笔法严冷之极。两个公人告道：“于路上春雨淋漓，却被水湿坏了。”知府道：“快写个帖来，便送下城外牢城营里去，本府自差公人押解下去。”这两个公人就送宋江到牢城营内交割。当时江州府公人赉了文帖，监押宋江并同公人出州衙前，来酒店里买酒吃。宋江取三两银子，写宋江单是银子出色。与了江州府公人。当讨了收管，将宋江押送单身房里听候。那公人先去对管营差拨处，替宋江说了方便，交割讨了收管，自回江州府去了。这两个公人也交还了宋江包裹行李，千酬万谢，相辞了入城来。两个自说道：“我们虽是吃了惊恐，却赚得许多银两。”又用两个公人闲口闲嗑，一句櫟括上文三霸，一句点缀宋江本色。自到州衙府里伺候，讨了回文，两个取路往济州去了。

话里只说宋江又自央浼人情，差拨到单身房里，送了十两银子与他。银子出色。管营处又自加倍送十两并人事。银子出色。营里管事的人并使唤的军健人等，都送些银两与他们买茶吃。银子出色。因此无一个不欢喜宋江。写宋江只如此，严冷之笔。少刻引到点视厅前，除了行枷，写宋江行枷，至此始毕。参见管营，为得了贿赂，在厅上说道：“这个新配到犯人宋江听着，先朝太祖武德皇帝圣旨事例，但凡新入流配的人，须先打一百杀威棒，

左右与我捉去背起来。”宋江告道：“小人于路感冒风寒时症，至今未曾痊可。”管营道：“这汉端的像有病的，不见他面黄肌瘦，有些病症？且与他权寄下这顿棒。此人既是县吏出身，着他本营抄事房做个抄事。”就时立了文案，便教发去抄事。宋江谢了，去单身房取了行李，到抄事房安顿了。众囚徒见宋江有面目，都买酒来庆贺。次日，宋江置备酒食，与众人回礼。一句。不时间又请差拨、牌头递杯，二句。管营处常常送礼物与他。三句。宋江身边有的是金银财帛，单把来结识他们。写宋江出色，只是金银财帛，更不见有他长，处处皆下特笔。住了半月之间，满营里没一个不欢喜他。

自古道：“世情看冷暖，人面逐高低。”赞叹宋江能得人心，乃只用此二语，其意可知。宋江一日与差拨在抄事房吃酒，那差拨说与宋江道：“贤兄，我前日和你说的那个节级常例人情，如何多日不使人送去与他？今已一句之上了，他明日来时，须不好看。”宋江道：“这个不妨。那人要钱，不与他。若是差拨哥哥但要时，只顾问宋江取不妨。那节级要时，一文也没！等他下来，宋江自有话说。”看他全是权诈。差拨道：“押司，那人好生利害，更兼手脚了得。倘或有些言语高低，吃了他些羞辱，却道我不与你通知！”宋江道：“兄长由他。但请放心，小可自有措置。敢是送些与他，也不见得。他有个不敢要我的，也不见得。”语语写出宋江权诈。正恁的说未了，只见牌头来报道：“节级下在这里了，正在厅上大发作，骂道：‘新到配军，如何不送常例钱来与我！’”，差拨道：“我说是么？那人自来，连我们都怪！”宋江笑道：“差拨哥哥休罪，不及陪侍，改日再得作杯，小可且去和他说话。”差拨也起身道：“我们不要见他。”省。宋江别了差拨，离了抄事房，自来点视厅上，见这节级。不是宋江来和这人厮见，有分教：

江州城里，翻为虎窟狼窝；十字街头，变作尸山血海。

直教：

撞破天罗归水浒，掀开地网上梁山。

毕竟宋江来与这个节级怎么相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水滸傳

金聖嘆評

【第叁柒回】

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条



【回前评】

写宋江以银子为交游后，忽然接写一铁牛李大哥。妙哉用笔，真令宋江有珠玉在前之愧，胜似骂，胜似打，胜似杀也。看他要银子赌，便向店家借，要鱼请人，便向渔户讨。一若天地间之物，任凭天地间之人公用用之。不惟不信世有吝啬之人，亦并不信世有慷慨之人。不惟与之银子不以为恩，又并不与银子不以为怨。夫如是，而宋江之权术独遇斯人而穷矣。宋江与之银子，彼亦不过谓是店家渔户之流，适值其有之时也。店家不与银子，渔户不与鲜鱼，彼亦不过谓即宋江之流适值其无之时也。夫宋江之以银子与人也，夫固欲人之感之也。宋江之不敢不以银子与人也，夫固畏人之怨之也。今彼亦何感？彼亦何怨？无宋江可骗，则自有店家可借。无店家可借，则自有赌房可抢。无赌房可抢，则自有江州城里城外执涂之人无不不可讨。使必特有结识好汉之宋江，而后李逵方得银子使用，然则宋江未配江州之前，彼将不吃酒不吃肉，小张乙赌房中亦复不去赌钱耶？通篇写李逵浩浩落落处，全是激射宋江，绝世妙笔。

话说当时宋江别了差拨，出抄事房来，到点视厅上看时，见那节级掇条凳子坐在厅前，如画。“掇条凳子”便算官长，可发一笑。高声喝道：“那个是新配到囚徒？”牌头指着宋江道：“这个便是。”那节级便骂道：“你这黑矮杀才！倚仗谁的势要，不送常例钱来与我？”宋江道：“人情人情，在人情愿。”妙解解颐。你如何逼取人财？好小哉相！”两边看的人听了，倒捏两把汗。那人大怒，喝道：“贼配军，安敢如此无礼！颠倒说我小哉！那兜驮的，与我背起来，且打这厮一百讯棍！”两边营里众人都是和宋江好的，见说要打他，一哄都走了，只剩得那节级和宋江。上文已成必打之势，却只写作众人走了，便腾那出下文来。笔墨曲折之甚。那人见众人都散了，肚里越怒，拿起讯棒，便奔来打宋江。宋江说道：“节级，你要打我，我得何罪？”好。那人大喝道：“你这贼配军，是我手里行货，轻咳嗽便是罪过！”奇语可骇。宋江道：“你便寻我过失，也不到得该死。”好。那人怒道：“你说不该死，我要结果你也不难，只似打杀一个苍蝇！”宋江冷笑道：“我因不送得常例钱便该死时，结识梁山泊吴学究的，却该怎地？”好。那人听了这话，慌忙丢了手中讯棍，便问道：“你说甚么？”好。宋

江道：“我自说那结识军师吴学究的，好。你问我怎地？”好。那人慌了手脚，拖住宋江问道：“你正是谁，好。那里得这话来？”好。宋江笑道：“小可便是山东郓城县宋江。”那人听了大惊，连忙作揖，写戴宗拜，独与他人异。有情有文之笔。说道：“原来兄长正是及时雨宋公明！”宋江道：“何足挂齿！”那人便道：“兄长，此间不是说话处，未敢下拜。戴宗口中自注一句，好。同往城里叙怀，请兄长便行。”宋江道：“好。节级少待，容宋江锁了房门便来。”

宋江慌忙到房里，取了吴用的书，细。自带了银两，又带银子。出来锁上房门，分付牌头看管，便和那人离了牢城营里，奔入江州城里来，去一个临街酒肆中楼上坐下。那人问道：“兄长何处见吴学究来？”宋江怀中取出书来，递与那人。那人拆开封皮，从头读了，藏在袖内，起身望着宋江便拜。只一拜，写得节次如画。宋江慌忙答礼道：“适间言语冲撞，休怪，休怪！”那人道：“小弟只听说有个姓宋的五字为上文补漏，便令后人更无誉议处。发下牢城营里来。往常时，但是发来的配军，常例送银五两。今番已经十数日，不见送来，今日是个闲暇日头，因此下来取讨，不想却是仁兄。与

上“姓宋”句合作一语。恰才在营内，甚是言语冒渎了哥哥，万望恕罪！”宋江道：“差拨亦曾常对小可说起大名。宋江有心要拜识尊颜，却不知足下住处，又无因入城，特地只等尊兄下来，要与足下相会一面，以此耽误日久。不是为这五两银子不舍得送来，写宋江自表，亦不出银子，真是丑杀。只想尊兄必是自来，故意延挨。今日幸得相见，以慰平生之愿。”说话的，那人是谁？便是吴学究所荐的江州两院押牢节级戴院长戴宗。笔法。那时，故宋时，金陵一路节级都称呼“家长”，湖南一路节级都称呼做“院长”。正叙事中，偏有此闲笔。原来这戴院长有一等惊人的道术，但出路时，赍书飞报紧急军情事，把两个甲马拴在两只腿上，作起神行法来，一日能行五百里；把四个甲马拴在腿上，便一日能行八百里。因此，人都称做“神行太保”戴宗。

自此去入李逵传。

当下戴院长与宋公明说罢了来情去意，戴宗、宋江俱各大喜。两个坐在阁子里，叫那卖酒的过来，安排酒果肴馔菜蔬来，就酒楼上两个饮酒。宋江诉说一路上遇见许多好汉，众人相会的事务。戴宗也倾心吐胆，把和这吴学究相交来往的事，告诉了一遍。两个正说到心腹相爱之处，才饮得两三杯酒，只听楼下喧闹起来。过卖连忙走入阁子来，对戴宗说道：“这个人，只除非是院长说得他下！未来先画，另是一样妙笔。没奈何，烦院长去解拆则个。”戴宗问道：“在楼下作闹的是谁？”过卖道：“便是时常同院长走的那个唤做‘铁牛’李大哥，李大哥来何迟也，真令读者盼杀也，想杀也。在底下寻主人家借钱。”二字妙绝。宋江处处以银子为要务，李逵却初入书便是借钱。作者特将两人写在一处，中间形击真假，笔笔妙绝。戴宗笑道：“又是这厮在下面无礼，我只道是甚么人。兄长少坐，我去叫了这厮上来。”戴宗便起身下去，不多时引着一个黑凛凛大汉画李逵只五字，已画得出相。上楼来。

宋江看见，吃了一惊，“黑凛凛”三字，不惟画出李逵形状，兼画出李逵顾盼、李逵性格、李逵心

地来。下便紧接宋江“吃惊”句，盖深表李逵旁若无人，不晓阿谀，不可以威劫，不可以名服，不可以利动，不可以智取。宋江吃一惊，真吃一惊也。便问道：“院长，这大哥是谁？”戴宗道：“这个是小弟身边牢里一个小牢子，姓李名逵。祖贯是沂州沂水县百丈村人氏，本身一个异名，唤做‘黑旋风’李逵，他乡中都叫他做‘李铁牛’。因为打死了人，逃走出来，虽遇赦宥，流落在此江州，不曾还乡。为他酒性不好，多人惧他。能使两把板斧，及会拳棍。见今在此牢里勾当。”李逵看着宋江，问戴宗道：“哥哥，这黑汉子是谁？”汉子黑，则呼之为“黑汉子”耳，岂以其衣冠济楚也而阿谀之。写李逵如画。戴宗对宋江笑道：“押司，你看这厮恁么粗卤，全不识些体面！”李逵道：“我问大哥，怎地是粗卤？”连“粗卤”不知是何语，妙绝。读至此，始知鲁达自说粗卤，尚是后天之民，未及李大哥也。戴宗道：“兄弟，你便请问这位官人是谁便好，暗用苏东坡教坏司马君实仆事。你倒却说‘这黑汉子是谁’，这不是粗卤却是甚么？我且与你说知：这位仁兄，便是闲常你要去投奔他的义士哥哥。”从戴宗口中表出李逵生平。李逵道：“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宋江？”看戴宗只提出“义士”二字，李逵便说出其地来，说出其号来，说出其状来，说出其名来，极写李逵念诵宋江，如人持咒也。戴宗喝道：“咄！你这厮敢如此犯上，直言叫唤，全不识些高低！兀自不快下拜，等几时？”李逵道：“若真个是宋公明，我便下拜。妙语。若是闲人，我却拜甚鸟！妙语。看他下语，真有铁牛之意。“拜鸟”二字，未经人说，为之绝倒。节级哥哥不要赚我拜了，你却笑我！”偏写李逵作乖觉语，而其呆愈显，真正妙笔。宋江便道：“我正是山东黑宋江。”便写出宋江喜之至，敬之至。李逵拍手叫道：“我那爷！称呼不类，表表独奇。你何不早些个，却反责之，妙绝妙绝。也教铁牛欢喜！”写得遂若不是世间性格，读之泪落。“铁牛欢喜”四字，又是奇文。扑翻身躯便拜。写拜亦复不同。“扑翻身躯”字，写他拜得死心塌地，“便”字，写他拜的更无商量。宋江连忙答礼，说道：“壮士大哥请坐。”戴宗道：“兄弟，你便来我身边坐了吃酒。”李